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13位ISBN编号：9787561761434

10位ISBN编号：7561761430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恩樵，刘祥 编

页数：2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 内容概要

大家都知道，“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新教育”实验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它努力追寻的理想的教育境界。

对于什么样的教育生活就是“幸福完整”的，有好多人都曾对此提出过疑问，更多的人也曾给予过阐释。

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教师来说，真正“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仅仅关乎课堂、校园、学生、教材、班级等等这些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方方面面，更关乎校园之外的人、事、物，如，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钓旅读娱、烟酒茶饮、三朋四友、七姑八姨，等等。

这也应该是“完整”的必然要义之一，是“幸福”的重要内涵所在。

一个教师的教育生活，应该由校园内和校园外两方面构成。

校园之内是直接的、显性的，校园之外是间接的、隐性的。

过一种有滋味有情趣的校外生活与有思想有成就的校内生活，这才是“完整”与“幸福”的。

无论是把教师当作一种职业还是一种事业，我们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教书之余的生活。

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工作不应该是生命的全部，在工作之外必然要有另一个空间来安顿自己的心与身，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教师，教书之外的生活状态与质量对教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校园生活的一种有力支撑与重要保障。

这种教书之外的生活，广而言之，包括物质生活、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三者共同编织起教师丰富多彩的教余生活。

基于此，我们编辑了《教师的第九个小时》，旨在通过一些教师对个人教余生活情趣的叙述与展示，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与审视自己的教余生活，从而思考与行动，使自己的教余生活生动与丰富起来。

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的说法，称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为“八小时之外”，那么，“教师的第九个小时”则是隐喻教师教书之外的生活。

当然，我们知道，教师的每日工作时间是远远不止八个小时的。

将书名定为“教师的第九个小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呼唤，我们教师要有真正的“八小时之外”，我们的教余生活应当从“第九个小时”开始。

##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 书籍目录

过往：弹指间的岁月雷文俊 弹指间的岁月吴礼明 回忆我读初中的时光薛文平 总是漂浮在家乡的心情里刘成伦 探寻年轮曹凤菊 一棵树姜广平 生命中几个重要的年头刘国营 一路追寻那人：山里那扇窗胡培兴 故乡人物一二焦雨 在成都的日子林金炎 山里那扇窗纪现梅 这个老头真可爱至情：相依最美王开东 父亲刘铁芳 心灵偎依着那所叫作母亲的学校刘婧 母亲那盏灯孟丽华 相依最美王晓琳 哥哥张洪俊 回来吧，孩子师生：怀念莫若相见苦茶香 怀念莫若相见季祥珍 蓦然回首张新普 难忘师生情柳文生 永远的夕阳红黄克东 五十年的心愿王亚男 愿我的思念传到天国朋友：淡如水，醇若酒黄耀红 兄弟，你好！

刘祥“错”出来的温馨黄冰华 那份情，淡如水，醇若酒付健 来自网络的真情张军 朋友，一生一起走情爱：我打江南走过单浩 家有美玉玉生香王振强 平凡的妻孙海忠 牵手浓墨轻轻影 感谢你，虎平赵庆林 我打江南走过悦读：一个季节的诗米小七 还记得，那一本破书费晓东 渐渐消失的快感张桂玲 书缘书事 书情许丹红 一个季节的诗黄行福 一位乡村书迷的购书情结闫学 雨天的书心情：拂过麦梢的声音李迪 荷梦张盈珺 丁茶不苦麦子 拂过麦梢的声音苏秦 门前的桂花树栾庆新 “润身斋” 杂记行走：心被裹进蓝色魏国辉 梦幻洛城焦美玲 温州二景徐亚燕 心被裹进蓝色姚晓静 隐梦长安赖联群 醉在石塘陶近涓 约会乌镇后记

## &lt;&lt;教师的第九个小时&gt;&gt;

## 章节摘录

弹指间的岁月 那是个微雨的黄昏，布谷鸟也躲在野烟最低迷的一角。  
淡淡的余晖，将祖母倚桥而望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我从她盼归的目光中走来，走在狭窄泥泞的、两旁开满无名野花的小路上。

乡音、亲情、青草味、泥土腥，在那一刻竟令我有了诗般的冲动，连裤脚上溅着的黄泥点都觉着是一种亲切。

那是个属于自行车的年代。

在它的咯吱声中，狭窄、开满野花、风吹沙舞的小路陪我开始了走亲访友。

爽朗的大笑，醇厚的姜堰老酒，泛着油光的红烧肉，还有那一屋子的乡邻，自然地将我纳入了淳朴民风的怀抱。

这儿的天空特别蓝，像新染的绒布。

那蓝布下的人特别淳，千百年来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你听不到彼此的争执，偶尔只传来几声清脆的鸡叫；你看不到汽车的踪迹，只有拖拉机的“突突”声偶尔唤醒沉睡的村庄；摇滚对它无能为力，村头喇叭七八十年代的老歌早把它划入了自己的地盘……

蚕妇村氓会对“炒股”露出一脸的茫然，对“农民经纪人”报以无法理解却友善的微笑。他们并不需要这些。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土里刨食”才是他们恪守的生活方式。

我又离开了它，一去就是十年。

十年来，八行书内所传不过物是人非，思乡念归之情。

远方人偶有言及村庄的变化，总觉犹抱琵琶半遮面。

十年弹指一挥间。

三水畔的鹿鸣撩动了归心，溱湖的篙声更是在一声声把我召唤。

我不曾闭目养神，眼中景又何故异于往昔？

乡音未改，亲情未变，却再也不见泥泞小路的踪影。

我并未白头，可儿童相见不相识，也曾笑问客从何处来。

依旧是爽朗的大笑，泛着油光的红烧肉，只是老酒换作了剑南春。

伯父们酒酣之际，自然地松了松艳丽的领带；大众或是奔驰、长安或是皮卡的影子飞一般从欧式院墙的铁栅栏间闪过，在空中留下模糊的声响：请听今日致富信息、股市行情……天仍旧是蓝得发亮，村头的喇叭也还守着自己的岗位，摇滚可是打了胜仗，连唱《东方红》的好把式也哼起了《走进新时代》。

不禁想要问自己：这是哪里？

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楼宇见证着什么？

夜，终于抱紧了村庄。

星光下，牛郎织女的故事不再吸引光脚的孩童，他们在网络中找到了新的乐趣。

蝉鸣中，皂荚树的阴凉不再是挥着蒲扇乘凉的唯一地方。

静静地躺在床上，你才感慨良多。

自然的美往往与闭塞和落后联系在一起，改革与发展的车轮又岂是纯自然的宁静与优美所能阻挡？

弹指间的岁月，小小的村庄变化如此，通都大邑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融于自然，又改造着自然，不正是人类进步的表现？

回忆我读初中的时光 我上初中时是分片的，我们同学几乎都分在一个农业中学。

离我家很远，有二十多里地的样子。

每个星期几乎都有一两天的时间为学校干活。

挖树坑，要规整的一见方，并种下油桐树，漫山遍野都是，还要插秧、割稻、脱粒，要做三十多亩。

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就住学校的宿舍。

条件非常简陋，住在通铺上，草是发霉的，过道只能容一人经过。

得过疥疮，奇痒难忍，后来连学校老师都传染上了。

## &lt;&lt;教师的第九个小时&gt;&gt;

放眼所见，上课下课，一片挠抓，我们的教育正谱写着那无法言说而难耐的欢歌呢。

当时学校破烂不堪，所住的都是危房，我们还在露天里上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课。

后来学校重新盖房，也都是我们学生凭这些挠抓之躯手搬肩扛，走七八里地的单程，将砖瓦搬运回来的。

那一段岁月，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行动，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奇特的。

与此相比，当时最强烈的感觉还是饥饿。

这两个字像恶鬼一样死死地纠缠着我。

我们学生是自带粮食，过秤后，规定每天每人只用一斤米，但我们感觉一天八两还不到，早晚是照得见人影的稀饭，中午是一浅碗干饭，所以只好寄希望于回家能够猛吃一顿。

我小时候即使闹饥荒，也很少吃红芋，自打进了初中，每每都想回家，而且越想越强烈。

回家的时候，大人不在家，首先抓起冷了的红芋啃一大饱，然后等着母亲回家再接着吃她做的蛋炒饭，但还是一囫圇吞它而下。

即使如此，还是饿得像柴棒。

所以那时眼睛特别在意自己的周围一风一雨，一草一木什么的。

学校旁边有户农家，种了桃树，结满了小桃子，大家都巴想，每次路过时都流口水，但那户人家在上面上了药水，没有办法。

后来桃子大了，还是不断地上药水，也还是没办法。

终于，等到一天下雨……第二天桃子消失得几乎精光，只有树梢上还有几颗象征性地挂着。

结果是那一家全家出动，跳着踩着横着竖着、男人女人祖宗八代地一顿又一顿地臭骂。

学校里有几棵梨树，那梨子只有手指头那么一点儿大的时候，我们便天天转悠着，等长到草莓大的时候，无须再长了，都被我们装到肚子里了。

到了秋季，学校后面农家红芋地被我们光顾了。

很多人傍晚假装读书，边走边勘察，看看哪里的地畦上有裂缝，用眼睛标了记号。

晚自习的时候，便出来活动了。

也有人来抓，但大家事先约好了，一有动静即四散而去，并尽量绕树林转，于是时时平安而无事。

全校除了女生，每个男生都有生的红芋可吃。

见女生可怜，有时也分一点给她们。

最辛酸的一次，不是被农人抓住，而是被老师逮着。

有一同学上课吃生芋，被老师发现，要他当场吐出，速度慢了点，就见老师怒气冲冲，大步上前，抓住他的脖子，一抓皮子老高，扔到黑板前，拳打脚踢，硬是让他吐了一地。

现在想想都后怕。

我对这样的野兽老师终身愤恨——至少他们一两饭票可以打出八两米饭来。

我每次在家里吃了饭后，母亲还要为我准备干粮，用米粉拌一点芝麻粉，但常常是，到学校还没有两天，连装干粮的铁皮桶都不见踪影了。

而常常还没有丢失的时候，晚自习回来后就见已经少了很多。

有时睡了一觉醒来，还见到黑暗中有人，发出咔吧咔吧难咽而幸福的哽咽声，大概又在偷吃别人干粮了。

但是，没有水喝，我知道那滋味，脖子多粗、眼睛直翻啊。

那时哪有水瓶，喝水也只是吃饭的时候，到学校大食堂一口大锅里舀一点。

之后，就是到水塘里取生水喝了。

学校养了几十头猪，校长说，大家注意一点，将吃剩下的留一点给猪吃，以后我们有猪肉会餐。哪有吃剩的呢？

每次将碗舔了又舔，还不解恨呢。

校长何许人，吴兆龙先生是也，身大腰圆，架一副深度眼镜，行事果断，厉害有魄力，总有讲不完的艰苦奋斗。

为了鼓励我们节约粮食，有次大会上说，他做学生的时候，冬天还没有棉鞋穿呢，有次上厕所，身上的一粒米掉到厕板上，还捡起来吃了。

##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但我们并不感动，学校克扣我们的粮食，猪吃得比我们都饱，所以大家都恨得盼望着能够吃上它们的肉。

我那时想，如果人能吃，我们也会吃的。

当然，学校也应诺了。

是在暑期，我们收割了水稻之后，让我们前去会餐，一看都是水白菜，肉星漂一点，但大家吃得很香，也抢得欢，还一边吃一边骂。

那三年的初中生活，整整在炼狱中度过的。

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

我在想，但又不愿意去想。

不过，我们的升学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那几年都有很多人考上了重点高中浮山中学——闻名于安庆地区的学校。

现在想想，对于需要历练的人生来说，这种贫困背景下的独特教育又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吧。

当然，我的学校生活也有忘情的时候，觉得那时上历史课比上语文课有意思。

语文老师教得一本正经，不是读就是写，印象不深，但人不坏。

历史课最有意思，也最有吸引力。

教我们的老师是另一班的语文老师张老师。

他上历史课只上5分钟，随后就是40分钟的历史纵谈，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之间的神秘大战，要么就是读文学作品。

反正又不考试，多快乐啊！

我现在觉得让我受益最多的恰恰是那些不考的科目，这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呢？

我现在带着全校两个最末的班级，素质多好自然不能提及，但一个多月下来，这些孩子已经知道一点在文字里穿行的意思了，竟然也能够感悟到语言里的某种“奥妙”，甚至能够突发奇想而有新的领悟。

但可悲的是，很多老师总是考考考、分分分的，结果又回到了旧路，所以每每令我想到了那个时候。

张老师自费买了很多文学杂志，自己读，然后拿到班上读。

我记得他读得最忘情的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里护林人、护林人妻、护林人女与下放青年“一把手”之间的复杂纠葛，半导体与外面世界及其种种神往与好奇，都被神采飞扬的他读得跃然纸上，至今都印在脑海里。

于是从初一开始，我们便开始了读书。

我家里有一些，都是旧的，拿来了；我的同学家里有很多新期刊，也拿到学校里来了，像《小说界》、《小说林》等，我们常常是爱不释手，甚至可以暂时将饥饿忘记。

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瞎争论，我现在有时见到别人说话，还有某种急急想表达的冲动呢。

其次是到新华书店里买书。

我买了不少小说，还有散文，读冰心读得很多。

读了冰心再读泰戈尔，如此连环地读下去。

记得冰心老人那年辞世，我还失落寂寞了好一段时间。

记忆尤深的是，用压岁钱买了漓江出版社白夫主编的四大本《世界中篇名作选》，只是现在那四大本已经不知去向了。

毫不夸张地说，后来读中文系，文学作品这一块儿我几乎在初中都读过了。

在那饥饿而寂寞的岁月里，文学书籍成了很多同学的精神食粮。

但引路人是张老师。

教历史的张老师，还有“多手”是我们所敬佩的。

一是骑自行车很见功夫，能够在独木上一驰而过，那时电视剧正放《霍元甲》，感觉他很像。

虽然长着朱元璋式的马脸，但眼睛有神，还比较中看。

即使难看也不要紧，只要我们喜欢就行。

其次是他这人很血性。

有一次后来教我们物理的慈老师，仗着块头大，力气大，说了什么话欺负他。

## &lt;&lt;教师的第九个小时&gt;&gt;

就见我们的张老师从园丁手里夺过一把快锹，非得要一锹将物理老师放倒，结果被人死活拉住了，而物理老师也趁势挂了免战牌，从此再也不说什么了。

可惜了我们的物理老师，也是一条汉子，窝着一肚子的火也没有地方发作。

现在想想，如果他也操起一把快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真所谓“忍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风轻云淡”啊！

说实在的，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很多老师照现在的情形都应该是特级教师，只是时间没有给他们安排名分。

教我代数的吴老师很年轻，但做事很扎实，思路一清二楚，板书尤其认真，生怕我们不懂。

一节课下来，粉笔灰都不知道吃了多少呢。

物理慈老师，尤其讲究解题步骤，板书隶体，简直是书法。

他作图从来不用手画，圆规、直尺、三角板，样样精细，从平常处也能够见出物理的精神来。

初三时的语文荣老师，咬文嚼字的功夫很厉害。

另一位语文老师，吴超华老师，冬天穿一件棉袄，上课的时候端一茶杯，走一步茶水往身上滴一下，但都不觉得。

他擅长讲析作文，整节课学生都听得入迷。

还有英语老师，程国忠老师，一直对我很关心，即使在我最委屈的时候，也都一直鼓励着。

他是我进初一时期的班主任，后来一直带我们英语，虽年轻，但认真、热情而温厚。

我还要特别地提到一位老师，房列兵老师，本是高中老师，因为我班初二几何没有人带，学校便派了他来。

他一般是上课前看5分钟的书，然后一字不差地在黑板上给我们讲出来。

后来他的教科书丢了，就在课前来到班上，借同学的看，然后照样精彩地发挥。

他上课很喜欢喊学生起来回答问题，而且叫我的次数最多，所以到今天，你要问我哪一门课最有感情，我说是几何，在我的同学当中，就几何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超出我。

那时我们对他很敬佩，高中老师下来教我们初中啊。

真所谓良师不同，而受益多多呢。

顺便说一点，那时的学生很难管教。

我上初一的时候，就见初三的老同学有一些人，白天在寝室里睡觉，晚上出去活动，偷鸡，摸狗，剪电线，无事不干，学校也没有办法。

甚至有一初三的学生，因为嫉妒别人考试的时候超过他了，有一晚叫来了外校的同学，将全班的书包都搬到校外一个凹地，一把火烧了。

最后学校还是从轻发落了，甚至那些老同学，学校也都作了宽大处理。

现在可以理解了，毕竟学校不是监狱，教师不是警察。

哪知此君上了浮山高中仍然恶习难改，到底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参军，据说显露本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没几年的时间便当上了连长。

而那些老同学，走上了社会，倒没有多么学坏，似乎能力都还比较强。

总是漂浮在家乡的心情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有首歌曲这样唱道。

人们无限向往着外界的生活，外出的人又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汗水、曲折、奋斗、成功和快乐。

生活的潮流也把我推向异地他乡已有多年了。

然而，在外地的经历让我时常能感觉到，在那遥远的家乡有一双双眼睛，时刻关注着关于我（和所有在外面人）的消息，那么仔细、敏感而小心翼翼，让我在感动之余无限惶恐而谨饬。

是的，那是来自家乡的眼睛和耳朵。

偶尔回家，也每每从家人、邻居或童年的好友那儿了解到和我同样是“外面人”的情况。

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份关注，因为，少年时我就曾这样认真地倾听过。

当时，我们村有的人通过顶替上城工作，也有参军转业在外或考上学校的，在七八十年代能转上户口进城工作是多么让人羡慕啊，特别是恢复高考以后凭自己的本事跳出农门更是值得羡慕，这样的人也就成了邻近几个村教育孩子的榜样了。

##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我有一个远房叔叔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我，总是抱着逗我玩，还把我一次次扔向空中然后接住，有一次把我抛向空中时我突然拉屎把他弄得满身都是。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

在我懂事的时候，他抗美援朝越到了越南，我一听到天上飞机隆隆的声响就会跑出家门指着天空高喊“叔叔乘飞机回来了，叔叔乘飞机回来了……”。

两年半以后终于真的把叔叔盼回来了，叔叔打了仗还立了功，和他一起到越南打仗的同村的青年却没有能够回来，据说是踩响了地雷牺牲了，被评了烈士。

叔叔复员回来后，我们几个孩子反而远远站着看着不敢靠近，艰难地抵制着放在桌子上的一大堆糖的诱惑。

后来叔叔被分配在市供电局工作，有空回家就给我们讲述在越南打仗的经历，有一次一颗子弹片飞过来把他的军帽打飞到很远的地方，还有一次负了伤被拿掉了一根肋骨。

这些都是小时候美好记忆了。

渐渐长大后各自忙着学习、升学、工作，忙着各自的事业，时间悄悄从身边溜走，很快就进入了新的世纪，我也大学毕业转到县城当了一名教师。

一次回家突然听母亲说叔叔被单位开除了公职，是因为做担保把单位的钱借给别人合伙做生意，结果血本无还。

当然这个消息叫人沮丧，使得整个村子上空都弥漫着一种神秘而感伤的空气，许多人都在悄悄谈论这件事，并深感惋惜。

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们对名声看得很重，对他人的境遇带着复杂的心情。

##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不怕寂寞。  
我只想要一棵树。

——曹凤菊 那时父亲一袭的确良衬衫，派头十足，新农村的钢笔挂在上衣的招风口袋里，娓娓述说主人的身份，一把大芭蕉扇，更是摇得地动山摇，像个人物。

——王开东 我问他找谁，他说是他的初中班主任老师，姓戚，有50年没见过面了。听说她多年前从老家的学校调到了我所在的这座小城，但二伯几次出差到这里时去打听，都没有消息。

现在人老了，特别怀旧，很想见见他这位惦念了50年的老师，了却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她是否健在。

——黄克东 母亲是我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女人，她是根，我是枝叶；妻子是我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她是水，我是鱼儿。

——王振强

<<教师的第九个小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